

我系
一生心
-01-

热恋时情话，情话时热恋；
我愿你做我世界里的那个人，
而我愿做他的——爱人。

深喜 浅爱

SHEN XI
- QIAN AI



蕊秋 / 作品

天生失语 × 怎敢快乐
野心勃勃 × 霸爱强夺

愿你岁月无光
如你爱我那么深
愿你余生漫长如我恨你那么多

他就算是条狗
也要定她的人她的心
她的一生一世



深爱 浅爱

SHENXI
QIAN AI



蕊秋 / 作品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I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喜浅爱 / 蕊秋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500-2120-4

I. ①深… II. ①蕊… III.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4434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wjy0791@163.com

书 名 深喜浅爱

作 者 蕊秋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刘运东

责任编辑 王俊琴 李梦琦

特约编辑 廖晓霞

封面设计 Insec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2120-4

赣版权登字: 05-2016-339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一个正常人生病了
都要被嫌弃
一个哑巴想要获得爱情
只能靠侥幸





热门吐槽君典型题：
我爸拆散青梅竹马的我们，
逼我下嫁他的“忠犬”。



我们秉承万物皆可撩的宗旨，
为迷茫的少女们指引方向，带着满分诚意等你常驻！

文艺少女 话题馆



【扫一扫，马上开撩】

在这里有逗比可爱的话题馆馆长鱼跳跳每天不定时在线陪聊！
(真的不是机器人哦)

在这里还有各种或甜或虐或蠢萌搞笑的戳心话题跟你分享！
(大都是黄金狗粮啦)

在这里只要你参与话题并上了微信头条就有机会领取福利！
(啊，就是这么任性)

在这里你还可以遇见心中的男神 / 女神，开撩八卦，游戏互动！
(唔，反正随时有惊喜)

在这里还有最全最新的大鱼书单，最独家的作者专访、最前沿的扒剧扒书，
良心安利，内容有保障，总有一款是你的菜！

如果你觉得还挺有趣儿，不妨找我聊个二十块的 \(\wedge\)/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001

她这一生所有的交易
都不是由她自己来做

第二章.....017

蒋朝余一辈子都忘不掉这张脸
这张从未受过欺凌的
堂堂正正的面孔

第三章.....036

从前你保护我
不被溺毙
不被迷路
不被孤独
现在我可以保护你
不受欺侮

第四章.....055

如果他不幸屈从了自己的欲望
上帝请饶恕他吧
并非他无能
并非他软弱
而是他如此爱她
已别无他法

第五章.....078

比不爱更强烈一点的是恨
而比恨更让人绝望的是无动于衷

第六章.....097

生一个属于你跟倪安海的宝宝
你们还有大半辈子的人生
不要再让蒋朝余影响你们的未来

深喜
浅爱

SHENXI
QIANAI



深喜 浅爱

SHENXI
QIANAI

第七章..... 117

他是爱她的
虽然那爱被岁月
被人事
被种种心情掩藏
却无法掩饰它终将发亮

第八章..... 135

他这一生砍打砍杀
却甘愿在女儿面前滚鞍下马

第九章..... 153

蒋朝余
你欠我的
都是你们欠我的

第十章..... 174

给她健康
然后从此失去她
或者眼看着她凋零
却拥有她的一生

第十一章..... 191

没有一个男人会愿意向一个深爱
的女人透露曾经不堪的过去
那样劣迹斑斑冥顽不灵的自己
他羞于让她知情

第十二章..... 210

仿佛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事
就是替她系鞋带而已

第十三章..... 230

我会陪着你
我会一直陪着你
像我们从前那样

SHEN XI
QIAN AI

第一章



她这一生所有的交易
都不是由她自己来做

盛晏若跟蒋朝余的结局，到底没有逃脱掉那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的诅咒。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只有婚姻，没有爱情。

不以婚姻为目的的爱情是一条死路，那缺少爱情的婚姻就是死路一条。

五十步笑百步的差距而已。

离婚是盛晏若提出来的，过程相当狗血，她在晚归的丈夫的衬衫领口发现了一枚红色唇印，兰蔻184，她的梳妆台里没有这个色号的口红。

这不是第一次了。

他是故意的。

以他的性格，哪怕藏起一卡车的女人都轻而易举，怎么可能如此大意地留下痕迹。

他是故意要激她离婚。

当年盛建国把女儿嫁给蒋朝余的条件之一，就是男方不能主动提出离婚，否则盛氏集团的股份，他只能拿走49%。

他怎么能甘心，当年他跟条狗似的跟在盛建国身后，摇头晃尾忠心耿耿，就差喊盛建国一声爹了。这一笔笔一单单的生意，都是蒋朝余用命谈来的，酒吧、夜总会、KTV，客户只要一个电话，哪怕深夜两三点都能叫他出来喝酒。就因为他从小地方只身来到这座城市闯荡，没背景没后台的人，总比别人少点公平。

就在那个时候，蒋朝余偶遇了他的贵人盛建国。

可他心里其实也清楚，盛建国未必是真的看得起他，不过是把当狗一样替自己卖命。可起码，在他之前在他之后，就没有比他蒋朝余更能干、更出类拔萃的狗了。

跟盛晏若结婚那天，请了他爹妈和三个姐姐。他们是在婚礼上宾客的议论中，得知了新娘是个哑巴的事实。震慑于婚礼的豪华跟女方娘家的权势，一家子呆若木鸡，一声不敢吭。直到婚礼结束回机场的路上，坐在后排的父亲才讷讷道：“村头那个傻子良波最近也叫人说了门亲事……是隔壁村的一个哑巴……么儿，这……怎么……你也要娶个哑巴做老婆……”

命运借这隆重的场合，狠狠扇了这个男人一巴掌。

不会说话在保守的乡亲眼里，就跟残废了一样。凭什么，他有手有脚有本事，就该娶一个残废过一辈子？

大姐蒋芳芳老实，插嘴说道：“弟妹长得很漂亮啊。”

回去的这一路，母亲都沉默不语，仿佛也在为儿子将来的婚姻担忧。

蒋朝余操控着方向盘，望着前方路况一言不发，连日来阴郁的心情终于在此刻下起了倾盆大雨。

那件带有吻痕的衬衫被盛晏若随手撂在一旁，此事就算翻过不提。

婚姻能够维持下去，靠的不就是其中一个掩人耳目、自欺欺人吗？

晚上，蒋朝余回得很晚，电话都没打来一个，但到底还是回来了。自从父亲过世后，他回老宅的次数屈指可数。

她已经睡下，但并没有睡熟，开着床前灯在看小说，听不到楼下的动静以及车子开进的声音。

保姆庄阿姨欢天喜地地迎出去，蒋朝余将车泊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榕树下，推门下车。庄阿姨接过他手里的西装外套，他人高腿长，庄阿姨得小跑才能跟上他，跟在他身后告诉他晏若这一天

做了什么，连她吃了什么都献宝似的说给他听。庄阿姨看着晏若长大，一直努力想要撮合她跟蒋朝余。

“一碗酒酿青梅，酸的，都吃了。”庄阿姨微笑着，把拖鞋递给蒋朝余，“不知怎的，她最近特别爱吃酸的。”

他大概冷笑了两声，扯开领带，往楼上去。

脚步声很重，他以为她睡着了，可那细微的震动，她比任何人都敏感。

蒋朝余拿了浴袍进浴室，草草冲了一下，擦干头发，一边系浴袍的带子一边走出来。他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她向着另外一边侧躺，闭着眼睛似已入眠，薄薄的棉被下线条流畅，睡衣的袖口褪到了小臂，露出纤细雪白的一截，柔弱地弯在锦被上方。

男人的情跟欲向来泾渭分明。

没有什么需要掩饰，这是他的妻子，他的手按住了她被子的一个角。

夫妻生活在沉默中进行，缺少互动跟回应，像在完成一项义务，对两个人而言都像是酷刑。

太过突然地进入，让她几乎只剩下关于疼痛的感受。他忽然抬起手，轻柔地落在她脸上，仿佛想要擦掉什么东西，太过意外的举动，让两人都有些吃惊。

这个过程中，晏若从下方仰视着他。

额头上微有汗意，凝在他双眉之间，顺着高挺的鼻梁往下淌，更衬得那双眸子雪亮，眉毛宛如两柄钢剑，斜斜插入他鬓发里。其实他是个英俊的男人，鼻若悬胆、面如冠玉，所有这些词语都得上。

他自上而下地看着她。

不习惯他这样罕见而直接地注视，她侧头避了避，然而福至

心灵的一瞬间，又转过去。

“明天陪我去场酒会。”

——为什么？

“酒会需要携女眷出席。”他理所当然地开口。

她微微一笑。

他慧眼如炬地捕捉到，停住了动作，冷冷地道：“你笑什么？”

——朱虹没空？

“她有别的事。”他翻身下来，背对着她，忽然古怪地说了一句，“有时候，你倒是挺能忍的。”

晏若知道朱虹的存在，并没有让他感到意外。朱虹那种女人，送她一枚钻戒当场就要戴走，蒙主恩召岂能一忍再忍，早在半夜打来过电话，无声地向正主示威。

她只是视若无睹。

事毕晏若起身去浴室，回来的时候，她干脆睡在了客房。

蒋朝余太喜怒无常，只是没想到这个动作也会激怒他。半夜的时候，他驱车离开，动静很大，把睡在一楼的庄阿姨都惊动，披了件睡衣跑出来看怎么回事。

她无知无觉，一夜好眠，睡得香甜，什么都没有梦见。

第二天中午时分，盛世集团名下的公关公司送来了礼服，露背晚装长裙，配一双宝蓝色细跟鞋，珠宝是配套的，一起送过来由她亲自过目。造型师十二点就开始候命，车子在下午三点准时出发，前往城市另一头的希尔顿酒店。

到达酒店门口，车由一处拱形正门驶入，酒店内绿化做得极佳，入目就是大片大片的草地，洒水器随意浇灌。车子畅通无

阻，一路驶到正厅前一个罗马式喷泉处停下，有门童绕过那圆形喷泉小跑前来替她开门。蒋朝余早已恭候在侧，深情款款地伸手，扶她下车。

她翩然落下，并没有对周围景物多做打量，微微抬头，与他相携步入会场。

会厅极大，正中垂下一大型水晶吊灯，映得满室衣香鬓影、富丽堂皇，高脚杯的舞会，钢琴跟晚礼服不期而遇。

甫入门，便有人带着太太迎上来，蒋朝余亦是满脸堆出笑，早早地伸出手来，两手在中间握住了，撼动不已，连声地道：“难得，难得。”

跟在那位先生旁边的夫人年纪不会很轻，眼角有脂粉掩盖不去的细纹，但保养极佳，肤色白皙。见晏若落了单，那夫人便竭力地找话题同她搭话，连声赞她颈间这串矢车菊蓝宝石色泽通透，晶体洁净均匀，强光之下连一点杂色都没有，定非凡品。

晏若微笑不语，托起那夫人腕上一只翠玉手镯，眼中流露出爱慕神色。那夫人二话不说抹下来，强行要为她戴上，她只是摇头，坚决不肯接受。那夫人便干脆捉住晏若一只手臂，硬是替她戴上，笑道：“这颜色太艳，妹妹年轻，戴着比我合适。”

晏若解下颈上所戴蓝宝石，依样为她戴上。那夫人胡乱摆着手臂，抗拒得不甚强烈，任由晏若为她系上项链的扣匙，脸上微带小小窃喜。

蒋朝余看了晏若一眼。

她像是生来就习惯于这种场合，哪怕一句话都不用说，只要站在那里，便是得体的待客之道。

那先生脸上流露出惭愧的神色，向着他赧然道：“贱内让您见笑了。”

“怎么会？”蒋朝余微微含笑，欠身致歉，“内子不爱说话，失礼了。”

待二人走开，蒋朝余看着晏若，嘴角微扬，是个讥讽似的冷笑：“项链换了这个，这笔买卖做得不值。”

——她喜欢。

“她喜欢你就换？”

她转着那手镯，感受着那异于体温的冰凉，然后抬起头，眼睛被某道侵入的艳丽色彩刺了一下。

朱虹也来了。

她反倒有些弄不明白蒋朝余的安排。

双姝为他争风吃醋，当中还有一个是他的老婆，这场面会很刺激？

为避免那尴尬的局面，趁着朱虹走来之前，晏若沿着长厅回廊退去另一边。那里似乎是个半封闭的玻璃花房，有秋千、凉亭，撑起一个支架的藤萝，外头日头浓烈，不见一丝云翳，里面却因绿植茂密，将阳光尽数遮挡，显然是闹中取景的一块好去处。

她悠然地坐在藤萝架下的秋千上，小幅度地摇晃着，啜饮一杯柠檬汽水。忽然听见了来自后方花叶被踩踏的声音，她没有回头，声音被风推送，陆陆续续地传到她耳边。

是蒋朝余跟朱虹。

确切地说，是拥吻中的蒋朝余跟朱虹。

有什么在脚边轻拂，晏若低头一看，是一只灰白相间的布偶猫，尾巴柔软地蜷曲成各种形状，一黄一蓝的眼珠滴溜溜地打量她。她弯腰，将它抱上膝盖，顺着它背部纹路轻抚，毛发一层层倒伏，又竖起，它舒服得眯起瞳仁，将尾巴盘在身侧。

不知道蒋朝余说了什么，引得朱虹笑了，她嗔怒似的拍了他一下，声音似有说不出的娇媚：“……得了，我哪配啊，要儿子，叫你老婆生去，哎哟，这就翻脸了……至于吗？怕她也给你生个小哑巴出来？”

大概是手腕上的玉镯磕到了猫的鼻子，冰得它一个激灵，像是通识人性一般，仰头专注地看着她。

她在心里低声说：我不喜欢。

用项链换手镯，她一点都不喜欢。

可蒋朝余知道吗？她这一生所有的交易，都不是由她自己来做。

她搂着那布偶猫，将脸颊贴入那丛立的毛发间，心里悄悄地问：爸爸，我现在该怎么办？爸爸，我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四周悄无声息，微风吹过，静得能听见灰尘落地的声音。

她深吸一口气，抱猫起身，倒是没注意，花房有一面是双面镜，能清晰倒映出里面的人和花影。

朱虹背对着她，而蒋朝余，恰是正面朝向她。

这么说，他一直能够看见她在那里。

两人四目交接，倒毫无讶异。那猫便应景地“喵”了一声，伶俐地从她怀中跃下，轻盈地落回草地上，毫无流连地将她抛下。仿佛它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她一并拖入这混乱的局势之中去。

莫名有些悲哀的意味，不是因此情此景，而是猫姿态决然地离去。

晏若忽然发现，她生命中经历过的所有人，他们再见即是永别。

比如爸爸，比如倪安海。